

编者按: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写信呢?作家小饭想通过写信来恢复这种与朋友们交流的方式。

村长:
中秋快乐。

我想写很多封信给你,时不时骚扰你一下,你不要嫌我烦。这些“蛮横的自信”是你教给我的,虽然我学得不好。你教我的东西挺多,有一些我甚至没办法察觉,更无从表达。都是潜移默化。其中有些价值观的,有待人接物的方法,也有一些生活小技巧。比如,从我第一次开车接你去哪儿参加活动,2010年前后吧,那天你坐上我的车就告诫我,小饭开车不要距离大卡车上方车太近,越远越好。我听进去了。之后这么多年,每次开车路上遇见大卡车,我耳边就有你对我说的这句话,并尽力执行。不过死神来了并不是谁想逃脱就能逃脱的。

死亡是一个我很想跟村长请教和讨论的话题。村长,你害怕死亡吗?害怕过吗?你觉得死亡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死亡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我们要如何去写它?阮海彪写过《死是容易的》,陆幼青写过《死亡日记》,这都是你再熟悉不过的作品。早年你在报刊写过的很多小专栏能把小事讲得妙趣横生,这几乎是你的看家本领。你自己倒是好像是在写“活着”。比余华还余华。

要不再加一个问题,“活着”又是怎么一回事

呢? 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青年文学》的一个文学活动,当时我问了这个问题,给一位北大教授。北大教授听到这个问题,笑开了花。他只简单回了我一句:小饭,我真是羡慕你,还能

你突兀地问生死,“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平时不想去这些事情。尽管很多人物意外地死在我的小说里,我有篇小说的标题就是《一个人死了》,另一篇是《死》。但我平常只是将死亡当作自然过程。我在年轻的时候怕活不怕死,真的挂了也只好挂了。有次我差点死掉,母亲极为悲伤,我见了不禁将死当作一个忌讳,发誓一定要死在母亲的后面。等自己有了孩子,陪伴他们成长,祈祷老天帮帮忙,让我等到他们成年。我这个当父亲的可以大言不惭问心无愧。我已过了七十岁,老天还真是帮了大忙,谢谢她。

我不忌讳谈生死。我做了个文,《逝者》,记我认识的师长、同事、朋友的去世。已经超过一百人,很惊悚。打开它就不是好事,有人仙逝我打开文件加上一行。最后一行是我的名字,缺个年月日。我写在那里,免得我死了没人帮我写。

我常常想起一些人。只要我活着,他们也活着,栩栩如生。我老了,尽量不去殡仪馆,不送别。祝亲人和朋友们活得长久。

我喜欢看科学和科技的信息。现在AI作怪,据说人可以活150岁,还有人说可以千岁。这个实在太过分了。死亡是生物的一项权利,当它变成一项福利时,求死不得,那是悲剧。中国人有句骂人的话叫“老不死”,真的成了咒骂。写信时,电脑在播放刀郎的《花妖》。一个在国外的朋友转到微信的群里,我点开它后一直没关。歌里的人一次次复活,相互寻找,成为流浪的眼泪。在时间的树下这么缠绵的故事,不要成真才好。也有点羡慕。没人

我前几天,特地从浦东坐地铁转出租,车程近两小时赶到嘉定丰德园,但心里想着可以和久违的“老大哥”吕钦见一面,路途遥远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吕钦是中国象棋界夺得世界冠军次数最多的男棋手,他先后于1990、1995、1997、2001、2005年五次获得世界象棋锦标赛男子个人、团体“双料冠军”,这是他留在棋界的一项难以超越的纪录。

吕钦与上海的缘分很深。早在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象棋预赛期间,13岁的吕钦随广东队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那时他还没有上场比赛的资格,只是跟着老师、师兄来见见世面的。赛事怪愆的杨官璘老师没忘了请老朋友、上海名将徐天利为小吕钦介绍几个沪上知名业余棋手黄钦森、李定威对局,吕钦这时在高手云集的广东省比赛中已经达到前十名左右的水平,他临场反应快、落子如飞,两位上海名将与其交手之时都落了下风。于是裁判群里传出“小广东”下棋厉害的声音,棋界老前辈董齐亮先生闻听之后不觉心动,捋袖下场与吕钦也杀作一团,一老一小互不相让,相持至残局,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裁判员们下午还有各自的工作,大家只好停下了这场鏖战。十年之后,已经在棋坛头角崭露的吕钦,在上海夺得了“上录杯”象棋大师赛冠军,这是这位日后的“冠军富翁”所获得的第一个成年赛事的冠军。

吕钦和上海的几代棋手都有深厚的情谊。他的“羊城少帅”的称号,就是徐天利老师所赐。上世纪八十年代,吕钦声名鹊起,棋坛报道中常把他称为“吕温侯”,温侯吕布固然武艺盖世,但毕竟背负“三姓家奴”的恶名,又有白门楼的悲剧,吕钦总觉得这个称号不称心。某次闲聊,徐天利老师得知吕钦的心事后,略微思索,就说:“你们广东以前有老杨(官璘)挂帅,如今你就是少帅嘛!应该称你为‘羊城少帅’才名副其实。”从此新闻界提及吕钦,都冠以“羊城少帅”。多年后,吕钦人到中年,他的师弟许银川(比吕钦小13岁)与之称“岭南双雄”,其实再称吕钦“少帅”实在有些勉强。胡荣华更是吕钦敬重的前辈、对手。尤其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五羊杯”冠军赛,他俩年年对决,吕钦虽然前几次屡遭挫折,却在失败中不断成长,终于在1989年的决赛中战胜了胡司令,开启了自己连霸“五羊杯”的荣光时期。

椅。陈希米将它运到上海,换了新电池,将它送给我,由我代铁生坐着去看尘世。唉,我一定要修好它。

你突兀地问生死,“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平时不想去这些事情。尽管很多人物意外地死在我的小说里,我有篇小说的标题就是《一个人死了》,另一篇是《死》。但我平常只是将死亡当作自然过程。我在年轻的时候怕活不怕死,真的挂了也只好挂了。有次我差点死掉,母亲极为悲伤,我见了不禁将死当作一个忌讳,发誓一定要死在母亲的后面。等自己有了孩子,陪伴他们成长,祈祷老天帮帮忙,让我等到他们成年。我这个当父亲的可以大言不惭问心无愧。我已过了七十岁,老天还真是帮了大忙,谢谢她。

我不忌讳谈生死。我做了个文,《逝者》,记我认识的师长、同事、朋友的去世。已经超过一百人,很惊悚。打开它就不是好事,有人仙逝我打开文件加上一行。最后一行是我的名字,缺个年月日。我写在那里,免得我死了没人帮我写。

我常常想起一些人。只要我活着,他们也活着,栩栩如生。我老了,尽量不去殡仪馆,不送别。祝亲人和朋友们活得长久。

我喜欢看科学和科技的信息。现在AI作怪,据说人可以活150岁,还有人说可以千岁。这个实在太过分了。死亡是生物的一项权利,当它变成一项福利时,求死不得,那是悲剧。中国人有句骂人的话叫“老不死”,真的成了咒骂。写信时,电脑在播放刀郎的《花妖》。一个在国外的朋友转到微信的群里,我点开它后一直没关。歌里的人一次次复活,相互寻找,成为流浪的眼泪。在时间的树下这么缠绵的故事,不要成真才好。也有点羡慕。没人

我前几天,特地从浦东坐地铁转出租,车程近两小时赶到嘉定丰德园,但心里想着可以和久违的“老大哥”吕钦见一面,路途遥远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吕钦是中国象棋界夺得世界冠军次数最多的男棋手,他先后于1990、1995、1997、2001、2005年五次获得世界象棋锦标赛男子个人、团体“双料冠军”,这是他留在棋界的一项难以超越的纪录。

吕钦与上海的缘分很深。早在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象棋预赛期间,13岁的吕钦随广东队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那时他还没有上场比赛的资格,只是跟着老师、师兄来见见世面的。赛事怪愆的杨官璘老师没忘了请老朋友、上海名将徐天利为小吕钦介绍几个沪上知名业余棋手黄钦森、李定威对局,吕钦这时在高手云集的广东省比赛中已经达到前十名左右的水平,他临场反应快、落子如飞,两位上海名将与其交手之时都落了下风。于是裁判群里传出“小广东”下棋厉害的声音,棋界老前辈董齐亮先生闻听之后不觉心动,捋袖下场与吕钦也杀作一团,一老一小互不相让,相持至残局,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裁判员们下午还有各自的工作,大家只好停下了这场鏖战。十年之后,已经在棋坛头角崭露的吕钦,在上海夺得了“上录杯”象棋大师赛冠军,这是这位日后的“冠军富翁”所获得的第一个成年赛事的冠军。

吕钦和上海的几代棋手都有深厚的情谊。他的“羊城少帅”的称号,就是徐天利老师所赐。上世纪八十年代,吕钦声名鹊起,棋坛报道中常把他称为“吕温侯”,温侯吕布固然武艺盖世,但毕竟背负“三姓家奴”的恶名,又有白门楼的悲剧,吕钦总觉得这个称号不称心。某次闲聊,徐天利老师得知吕钦的心事后,略微思索,就说:“你们广东以前有老杨(官璘)挂帅,如今你就是少帅嘛!应该称你为‘羊城少帅’才名副其实。”从此新闻界提及吕钦,都冠以“羊城少帅”。多年后,吕钦人到中年,他的师弟许银川(比吕钦小13岁)与之称“岭南双雄”,其实再称吕钦“少帅”实在有些勉强。胡荣华更是吕钦敬重的前辈、对手。尤其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五羊杯”冠军赛,他俩年年对决,吕钦虽然前几次屡遭挫折,却在失败中不断成长,终于在1989年的决赛中战胜了胡司令,开启了自己连霸“五羊杯”的荣光时期。

时间如何永无尽头

赵松

要不是这本薄薄的小小说《波兰人》,我都快要忘记庠切了。我只记得他在获诺奖前即已移居澳大利亚,如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外,我对他的记忆停在了《耻》和《青春》那里。《波兰人》情节不算复杂。七十二岁的波兰钢琴家维托尔德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演出,接待他的是银行家太太比阿特丽兹。他向来以演奏肖邦作品闻名,影响了波兰年轻一代钢琴家。但这次演出得到的只是礼貌的掌声,他带来的不是人们期待的浪漫式肖邦,而是“能让我们看清自己,了解我们的欲望”的肖邦,观众们失望,他更失望。

比阿特丽兹对音乐并不在行,接待维托尔德只是临时救急。她有着富太太的教养与得体,还有固执的理性,即便夫妻关系淡漠、丈夫拈花惹草,她仍旧活得淡定正派,年近半百却魅力犹存。维托尔德不会西班牙语,勉强能说英语。她的英语比他好些。在礼节性的交流之后,他狂热地爱上了她。庠切要写老钢琴家跟富太太的不伦之恋?我担心他会落入俗套。不过,当维托尔德把比阿特丽兹跟但丁的贝雅特里奇相提并论时,我就理解了作者的深意——他对两人关系的设定,指向了精神之爱。而在随后的情节中,他还揭示了抵达精神之爱的深层障碍:现代人的欲望满足机制所导致的错觉跟误解,会过早耗尽最爱的欲望。

维托尔德的热爱让比阿特丽兹震惊甚至反感。她把这件事坦白地告诉丈夫,以显示与己无关时,其实她并没意识到,维托尔德想要与她建立的关系,跟她封存心底的关系想象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想要那种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俗套恋情。他引发了她的好奇,但她并不爱他。后来她之所以会在乡间别墅里跟他越了界,不过是出于怜悯的施舍。正是这次感觉错位的关系,令他做出了最后选择,远离她,但将残余的生命之火和深爱化作那本用波兰语写就的情诗集——这是她为他创造的秘道,通往那个能让他们实现情感与精神融合共鸣的无需肉身的世界。“幸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感受,谁都可以幸福。”他说这话时,她还无法理解。要等到他死后,她请人把他遗赠给她的那本情诗集译成西班牙语并反复读过,她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说“最重要的是感受”,而她那封闭已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终于重新悄然开启了。

谁会想到,这部小说最为动人而又耐人寻味的高潮出现在维托尔德死后,而其生命终点会转化为她的爱与精神觉醒的起点?她开始给他写信,谈论对那些诗的理解和不同看法,依然理性且正派,不时反驳他的观点,但,某种温暖的气息已在她笔下隐秘涌动。她称他为“我的王子”,希望他“好好休息,做个好梦”,并告诉他,她会继续写信。或许,她已隐约感知到,通过那些深情晦暗的诗,他的灵魂融入了她的生命,并因此理解了他那预言般的诗句:“时间永无尽头,总会有全新的时间,全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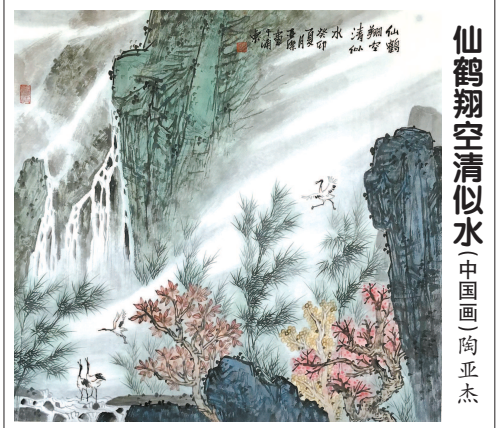
来跟我捉迷藏给我看腰上黄。生活中的人,来过了,消隐了。爱过的人,彼此看一眼头颈以上的对方,说点得体的话。是啊,人活着,将头颈以下给活活先死了,人就成了塑像,要用修好的轮椅运来运去。这么一想,是不是多点活气,有点幽默了。

我是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听着很俗气?尽一个生物的本能活着。我关心人类,关心我死后他们

今年是复旦新闻系95周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95年中的每一年都是次第延展的年龄,每一年轮都清晰记录复旦新闻人的成长和长成。复旦新闻的脉络和传统经近百年的积淀和浸润,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成为复旦新闻以及中国新闻教育的深长矿脉,无论见或不见,她就在那里。不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机遇抑或挑战,她都会永远支撑我们,托举我们,引领我们,走向该去的地方。

近些年,与校友见面、交流成了我们的日常,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光。有偶遇有约访,几乎每次与校友见面,感觉皆是节日般的美好。多年不见,一见面迅速热络起来,毋需酝酿和铺垫,丝毫没有距离感,有说不完的话,还有很多话没说,虽然话风各异,内容则形散神聚,话题焦点还是绕不开复旦,或远或近,涉及复旦的当年或当今,欢声笑语,情深意长,欢聚场面温暖感人。校友们聚在一起,用不着刻意和客套,会自然而然地卸下面具,剥去浓妆,亲人般地轻松说笑,放松,自然,不用美颜加持,无需修辞上的炫富,用大家都很舒服的方式交流,以彼此会心的语言聊天。这种语言是一种默契的沟通媒介,是校友之间心照不宣的“母语”。因有这种母语的助射,能使彼此于茫茫人海中一眼识别出自己的同类。复旦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短短几年的朝夕相处,又各奔西东。在悠长的人生旅程中,复旦之行只是短暂的一程,但正因有此经历,即有一种只可意会、无声无形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渗入复旦新闻人的血脉和骨髓,成为刻骨铭心的“心语”大家。无论身在何地,经过多少方言区,哪怕穿越无人区,都会终身伴随,永生不忘。

复旦新闻人心中的这种情感不是一条细窄的小溪,而是宽阔的心海。复旦新闻教育是面朝大海的,心境辽阔,极目海潮起落,放眼水天一色。复旦新闻人的格局和视野天高海阔,关注的是家国前程,不会计较一城一域之得失,无数的远方,都与我们有关系。复旦新闻人心中的“母语”,并不是在小圈子里交流的“私语”,而是与国家、人民共情的“母语”,是跨越人类所有精神交往路障的通关密码。这种“母语”在一代代复旦新闻人之间传承,如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这是精神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责任的接力。



仙鹤翔空清似水(中国画)陶亚杰

用墓地,你们想我了,找本我的书,读上一段,爸爸就在在了。你也是我的同行。我读过你写的秃头老师,我说你的小说比韩寒写得

好,你还不承认。我见过你的孩子。我们比别人多了一层存在。我们的头颈上下完整地活过了,继续活着。我们去污染AI。恭喜你们,千恩万爱,白头偕老!

陈村
10月20日 凌晨

吕钦的上海缘

杨柏伟

我前几天,特地从浦东坐地铁转出租,车程近两小时赶到嘉定丰德园,但心里想着可以和久违的“老大哥”吕钦见一面,路途遥远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吕钦是中国象棋界夺得世界冠军次数最多的男棋手,他先后于1990、1995、1997、2001、2005年五次获得世界象棋锦标赛男子个人、团体“双料冠军”,这是他留在棋界的一项难以超越的纪录。

吕钦与上海的缘分很深。早在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象棋预赛期间,13岁的吕钦随广东队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那时他还没有上场比赛的资格,只是跟着老师、师兄来见见世面的。赛事怪愆的杨官璘老师没忘了请老朋友、上海名将徐天利为小吕钦介绍几个沪上知名业余棋手黄钦森、李定威对局,吕钦这时在高手云集的广东省比赛中已经达到前十名左右的水平,他临场反应快、落子如飞,两位上海名将与其交手之时都落了下风。于是裁判群里传出“小广东”下棋厉害的声音,棋界老前辈董齐亮先生闻听之后不觉心动,捋袖下场与吕钦也杀作一团,一老一小互不相让,相持至残局,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裁判员们下午还有各自的工作,大家只好停下了这场鏖战。十年之后,已经在棋坛头角崭露的吕钦,在上海夺得了“上录杯”象棋大师赛冠军,这是这位日后的“冠军富翁”所获得的第一个成年赛事的冠军。

吕钦和上海的几代棋手都有深厚的情谊。他的“羊城少帅”的称号,就是徐天利老师所赐。上世纪八十年代,吕钦声名鹊起,棋坛报道中常把他称为“吕温侯”,温侯吕布固然武艺盖世,但毕竟背负“三姓家奴”的恶名,又有白门楼的悲剧,吕钦总觉得这个称号不称心。某次闲聊,徐天利老师得知吕钦的心事后,略微思索,就说:“你们广东以前有老杨(官璘)挂帅,如今你就是少帅嘛!应该称你为‘羊城少帅’才名副其实。”从此新闻界提及吕钦,都冠以“羊城少帅”。多年后,吕钦人到中年,他的师弟许银川(比吕钦小13岁)与之称“岭南双雄”,其实再称吕钦“少帅”实在有些勉强。胡荣华更是吕钦敬重的前辈、对手。尤其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五羊杯”冠军赛,他俩年年对决,吕钦虽然前几次屡遭挫折,却在失败中不断成长,终于在1989年的决赛中战胜了胡司令,开启了自己连霸“五羊杯”的荣光时期。



我一直觉得一座高等级现代化综合性剧院的诞生,是海内外优秀剧目纷至沓来的基础和保证。在26年前,上海大剧院率先担起了这个艺术殿堂和城市文化地标的责任。

在剧院里工作的时间很久了,久到早已模糊了自己到底是一个剧院人,还是一个老观众的界限。在这两个身份的不断切换中,我在剧院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每年看200场演出早已是常态,每天不是在剧院,就是在去剧院的路上。而每年上海最好的季节——秋天,我的时间表就自动变成艺术节月历,也一定意味着,一年中最忙碌的一个月到了,痛苦并快乐着的艺术节时间开始了。每年如此,一期一会。

有痛苦,是作为剧院人,必定要面对数量可观的参演剧目,做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艺术节的一个月,上海大剧院的30天,完全没办法满足所有演出团体和海内外艺术家充沛丰富的展演需求。

今年,我们早早确定了阔别大剧院舞台23年后再次访上海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就要忍痛放弃北京人艺和马林斯基。要知道,北京人艺今年的五部大戏集中来访,距离上次“甲子之约”北京人艺60周年为20天驻演上海大剧院的盛况已经过去12年了。奈何档期冲突,只能割爱。但观众是幸福的,这边厢是《斯巴达克斯》展现英雄主义的力与美,彼处是《茶馆》《哗变》的全明星阵容再现经典,同一时刻,与浦西隔江呼应

的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原汁原味的俄罗斯之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每一个剧场,在这一个月中,就像一只只盛放艺术瑰宝的容器,各自光彩迷人,散落在城市的灯火繁华处,汇聚成每一个夜晚的星光璀璨、生机盎然。

所以,在艺术节时间里,当剧院人患上选择困难症、忙碌综合症时,恰恰是上海市民乃至全国剧迷、舞迷、乐迷的快乐时光。作为资深观众一枚的我,也同样享受着穿梭于各个剧场、音乐厅、美术馆的幸福。这种快乐,来自现场舞台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每当走进剧场,等待大幕开启,好戏上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或长或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台上演绎的悲欢离合,人间况味,仿佛你也身在其中,直到曲终人散。有时是带着欢喜离开,有时是枕着回味入眠。无论怎样,一次次现场,都会成为我人生记忆中美好而独特的一个个瞬间,也会幻化成我们对生活和未来有更多期待和向往的又一个起点。我深深着迷于此,也希望这种物质产品无法替代的快乐和幸福感在未来更多的艺术节时间里,更多的剧场空间里被更多的观众去体验,再分享,成回忆。这座城市因为这些作品而生动,因为这些观众而可爱。

痛并快乐着

张笑丁

艺术节时间里,当剧院人患上选择困难症、忙碌综合症时,恰恰是上海市民乃至全国剧迷、舞迷、乐迷的快乐时光。作为资深观众一枚的我,也同样享受着穿梭于各个剧场、音乐厅、美术馆的幸福。这种快乐,来自现场舞台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每当走进剧场,等待大幕开启,好戏上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或长或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台上演绎的悲欢离合,人间况味,仿佛你也身在其中,直到曲终人散。有时是带着欢喜离开,有时是枕着回味入眠。无论怎样,一次次现场,都会成为我人生记忆中美好而独特的一个个瞬间,也会幻化成我们对生活和未来有更多期待和向往的又一个起点。我深深着迷于此,也希望这种物质产品无法替代的快乐和幸福感在未来更多的艺术节时间里,更多的剧场空间里被更多的观众去体验,再分享,成回忆。这座城市因为这些作品而生动,因为这些观众而可爱。

十日谈

我和艺术节
责编:朱光 吴南瑶

在尝试着架起桥梁,向世界传递和平、理解与尊重的意愿。